

· 刘士俊 著

# 残梦孤影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个纤纤柔柔的身影，从绿柳掩映的小院里婷婷而出，  
淡红的连衣裙飘动着，宛如一朵悠悠白云，轻盈柔美，粉粉  
而泛红明眸晶莹，长身玉细腰，高胸脯，胸骨宜油的在裙  
动生香臂上，象一朵含露神韵的小瀑布，款款着无意的魅





## 作家近影

刘士俊，1932年生，郑州人。1950年参加工作，从政多年，自1964年起从事编辑工作至今。曾任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委、文艺编辑室主任、中原农民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，河南作协理事、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。

长期坚持业余创作，先后发表杂文、诗歌60余篇，中短篇小说8篇。已出版诗集《伟大的公仆》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留在人间的笑声》、《梦影》和《三代红颜恨》。

## 内容提要

这是作家出版的第四部长篇小说。

作家以独特的视角,描写了三对撕心揪肠的新奇恋情。三个故事相互交叉,彼此映衬,融为一体,扑朔迷离,恩怨迭起,悲喜突转,曲折动人。作品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,描写了金钱与人生、物质与精神的矛盾,城与乡、官与民的一幅幅生活画面中,给我们展现出一些具有时代特色和突出个性的青年形象。

尤其主人公“小月亮”江梦月和丁石生死恋情,被副市长的女儿搅得翻江倒海。从而使小说中充满了爱与恨的交织,灵与肉的搏斗,血与火的浸染,一幕幕悲欢离合催人泪下,感人至深。这是一部青年人生旅途中的启示录,读后,能让你悟出许多人生哲理,回味无穷。

责任编辑:潘方提  
封面设计:安 宁

# 1.

## 故事之源

湿润润，缠绵绵的雾，若烟似纱，慢着天，罩着地，掩着山，遮着河，裹着中原名城的雄姿。整个世界显得那么朦胧、迷离、神秘、美妙。两行迷迷濛濛的树木，掩映着一条亮闪闪的“巨龙”，从骚动和喧嚣的商城腾飞而出，在举世闻名的花园口，横空跨过黄河天崮，直奔祖国心脏——北京。一路上行人车流，喧闹着改革开放的气息，撩拨着乡民的心潮。

头顶黄河的清河镇，与花园口一路之隔，这里离省城很近，入夜便能望见城里的灯光。自从黄河大桥崛起之后，这素有“大河扬波鲤鱼跃，杨柳依依笑春风”之称的柳乡，变得更迷人了，引来了众多的游人和商客。桥头下的公路两侧，店铺林立，摊贩连接，衣裙琳琅泛彩，大姑娘小媳妇的粉脸、倩影、笑声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四乡的小伙子们，一有空儿，也来凑凑热闹，饱饱眼福。

清河镇的村头，有一个分外吸引人的地方。这儿，赫然挺立着一棵“百岁柳”。它好高哟，远在几里之外，也能望见它那葱笼之冠，成了清河镇的村标。树下，有个很不起眼的烟茶小店，前檐高，后檐低，门面雪白，被浓荫笼罩着，看上去，那么清雅整洁。小店面对喧嚣的公路，后边连着一个清清悠悠的小院，透着几分神秘的色彩。

这是一个初夏的早晨，霞光映照着绿柳下的小店，映照着一个

利利索索的女人身影。只见她丢下扫帚擦门窗，擦罢门窗抹桌凳，把地扫得无一丝毛毛，把桌面抹得能照出人影，连桌凳腿儿都收拾得一尘不染。虽说她今年四十七岁了，却仍然有姿有色，行动轻盈，手脚比那宾馆里的女服务员还利索。

· 她的名字叫白云英，人送绰号“小白鞋”，是这个小店的老板娘。

不说白云英当年开店，“老别筋”丈夫跟她闹过多少气，她受过多少委屈；也不说因为她模样俊，把远远近近的男人吸进小店里，惹出了多少“花花事儿”。天上太阳东来西去，百岁柳叶绿叶落，曾几何时，在这片迷人的浓荫下，又绽开出两朵三月桃花——白云英的两个女儿，一个比一个出落得俊俏，都比当年的妈妈更有风姿和魅力。

姐姐江梦雪，细皮嫩肉瓜子脸，体态丰满，曲线错落有致，亮晶晶的眸子，鲜润润的唇儿。小姐妹们看了电影《红楼梦》，都叫她“薛宝钗”。她爱笑爱哭爱使性子，笑起来动身扭腰，音韵清脆，很好听。哭起来，泪珠就象那葡萄串儿，一嘟噜一嘟噜往下落。她心灵手巧，初中毕业后，与缝纫机和剪刀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自裁自做的服装驰名黄河岸边，十里八村的小伙子，都专门来求她做衣服。

· 妹妹江梦月，雅号——小月亮。

她粉脸上泛着桃红，弯月似的眼睛欲要溢出汁来，细细的腰身，高高的胸脯，水蛇一样的手臂，一头黑油油的长发顺肩而下，飘飘洒洒，袅袅婷婷，活象一株金丝柳。乡下有文化的青年，说她美得就象那天上的月亮，连金钢罗汉见了她也会动心。她比姐姐端庄清雅，气质脱俗。她不象姐姐那样爱哭，遇到再伤心的事儿，能把嘴唇咬出血来，也不落泪哭出声音。她也不象姐姐那样爱笑，即使莞尔一笑，小红嘴似一弯仰月，百媚俱生，花容销魂。

她正在省城读高中。

百岁柳下，妈妈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这是我们整个故事的

源头。她们的故事已经够多的了，又绞缠进来梦月最好的同学、绰号“红狐狸”，那撕心揪肠的恋情，尤其是市长的“金枝玉叶”、梦月的情敌胡娜，搅得恩怨迭起，悲喜突变。这台热闹非凡的戏，从农村唱到城市，从北京唱到广州，牵动了方方面面、官官民民，在富富贫贫、浊浊清清、爱爱恨恨、乐乐苦苦中，竟演变出那么多悲欢离合、催人泪下的人生传奇——

## 2.

# 百岁柳下一幅画

昨天傍晚，白云英刚刚做好晚饭，她的干儿“黑头豹”忽然跑进来，没头没尾地说：

“妈，俺大妹子跟妹夫生大气啦！”

白云英一脸惊色：“为啥？”

黑头豹“咕咚咕咚”，一连喝下三大碗凉水，才恼火火地说：

“大妹子叫钱咬住心了，非逼妹夫不当教师，跟人家出去跑生意发财！”

“这梦雪也真糊涂！”白云英非常生气和忧虑，“秋杰读过恁多书，好不容易才有了铁饭碗，咋能随便就扔掉哩！”

“妈，沙湾村的人说，秋杰不答应，大妹子捣着他的鼻子说：‘就靠你挣那几个死钱，八辈子也富不了！你不去，我就跟人家去跑生意！’两口子闹死闹活的，妈，你得去一趟吧。”

为这事儿，白云英整整一夜没有合眼。今早天麻麻亮时，她把小店收拾干净，准备让回来过星期天的梦月守店，她要去说说大女儿。不料，她正要起步回小院时，快嘴林堂嫂一阵风似地来到她面前，见她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就惊惊乍乍地说：

“哎哟哟，三婶子呀，你这是咋啦？愁眉苦脸个啥？俺想着，咱庄户人能活到你这份上，高兴还高兴不完哩……”



白云英心里有事，就抢着问：“她嫂子，你一大早就来，有啥事就快说说吧？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心直口快的林堂嫂，眼睛扫视了一圈，禁不住又唠叨起来，“三婶子，看你把这小店收拾的，象用水冲洗过一样，怪不得都想来坐一坐。”

她没等白云英开口，又抢三赶四地说：

“老人都说，这百岁柳是棵仙树，你这座小院里有仙气。三婶子，你知道俺不信邪，可看看你这脸一点也不显老，象年轻时一样耐看。再看看你家俺那两个妹子，都象下凡仙女一样！大妹子寻了个白面书生，二妹子又在城里读高中，日后……”

“唉——一家有一家的难处……”

“哎哟，你还会有啥难处？咱清河镇能找出几家象你这样的？三婶子，我要是你呀，天天唱着曲子过日子！”

白云英轻轻摇头，欲言又止，以笑作答。但在她的笑容里，含有明显的苦涩。

林堂嫂见白云英不象平时那样喜笑颜开，不愿和自己“拉呱”下去，这才想起了自己的来意。她的脸色变了，目光里闪着火光，象是跟谁赌气似地说：

“三婶子，给俺拿一条最好的红……红啥子山……”

“红塔山。”白云英随口而出，又惊讶地问，“她嫂子，今有啥子贵客了吧？”

“贵客，贵客，贵个屁吧！三婶呀，说起这个事，能把人气几个死……”

接着，林堂嫂说昨天黄昏时分，林堂开拖拉机从城里回来，在村内那段泥路上，溅到村长钱长山身上几滴泥。钱长山只翻了他一眼，就把他吓得回家逼着妻子，立即去买条好烟到钱家赔礼。她不但从不，还骂林堂是个胆小鬼，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。今早天未亮，两口子又为这事吵闹起来，林堂嫂为了免生气，就忍让着来买烟

了。

白云英听罢，眼珠子转了几转，进小屋子里拿出一条红塔山来，先四下看看无人，把烟送给林堂嫂，很神秘地小声说：

“她嫂子你看，我在这条烟上打着三个‘记号’……”

林堂嫂看一眼“记号”，吃惊地问道：“为啥这样呀？”

“为啥？为啥？”白云英的两道弯眉拧到一起了，“咱娘俩不是外人，这事你知道了就算啦。”

她咬住她的耳朵，说了村长钱长山的那个“野鸳鸯”，如何把他们收礼的好烟卖给她，其中有不少名牌烟转来转去。

林堂嫂听完，又气又好笑地说：

“好哇，我要亲自陪林堂去钱家。三婶子，这条烟再从‘野鸳鸯’那儿，第四次转回到你手里，我非揭发钱长山不可！”

她说罢，脚敲着地鼓，一溜响声地走了。

白云英望一眼林堂嫂的背影，象是又添了一层心事，转身向小院里走去。

一个纤细的身影，从绿柳掩映的小院里婷婷而出，洁白的连衣裙飘逸着，象蓝天上一朵白云袅袅而来。她粉面桃腮，长身子细腰，高胸脯圆臀，黑发披肩，端庄、清秀、典雅，其肤色和容貌，身姿和风韵，乃至一举一动，都给人一种超俗脱凡之感。

她，就是白云英的二女儿江梦月。

百岁柳下，她款款落坐在小店门前，捧书静读，神态淡然，目不二视。妈妈对顾客常是笑脸相迎，遇到难缠的客人，也总是不急不躁，宠辱不惊，笑不下脸，巧妙周旋，把顾客应酬得欢欢喜喜。每当梦月替妈妈守店时，妈妈总向女儿叮嘱：

“人无笑脸不开店。”

然而，也许是因为女儿长相太美，一笑能令人着魔，所以她每次替妈妈守店，总是一边贪婪地看书，一边淡漠地守摊。顾客来了，

只要不喊叫她买什么东西，她连头也不抬一下，就是给顾客拿烟或收钱时，脸上连一丝笑意都没有，总是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神态。

尽管她如此淡漠，可她是黄河岸边的“俏西施”，百岁柳下的“美貂蝉”。不要说这一带的小伙子了，就连公路上那些走南闯北的人，谁都想在这百岁柳下多喝会茶水，多朝姑娘身上瞟几眼。江梦月对一些鄙俗的眼睛讨厌极了，一次，她见一双过分贪婪的目光，火辣辣地在她身上舔来舔去，象是想吃人似的。她细眉一拧，粉脸一寒，忿忿然地昂直了倔强的头，挺起了丰满的胸脯，硬是把那小子的目光碰了回去。

她那副神态，高洁得象天上的月亮，可望而不可及。……

阳光映照着树梢。百岁柳下又出现一个迷人的倩影。她穿着桃红色连衣裙。活象飘来一抹彩云。只见她走路屁股一扭一扭，眼睛一瞟一瞟，笑起来嘎嘎响，一副活泼洒脱、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儿，是个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的姑娘。

她叫潘洁。

潘洁和梦月是一墙之隔的邻居，今年都十八岁了。二人从小学到高中同窗数载，知根知底，非常要好。梦月说，她只有单独和潘洁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任性地说笑起来。

因为潘洁爱穿热色的衣服，尤其是她那双眼睛，分外灵活生动，一个眼神能顶几句话，一眨眼一副情态，黑眸子一转一个主意。小姐妹们送她个“红狐狸”的绰号，而且叫得很响，她本人从来也不在乎。

这时，潘洁见梦月坐那儿凝神看书，也不顾在场人怎么瞧着她，细腰一弓，跷起脚尖，悄然无声地摸到老同学身后，猛伸双手捂住她的眼睛。梦月一惊之后，立刻就猜出了她，她这才松开手“咯咯”地笑起来。

梦月翻了她一眼，慢声细气地叫着：“红狐狸！”雪白的小手朝她身上拧了一下，很轻。不料潘洁却躲着，扯旗放炮似地喊着：

“哎——‘小月亮’咬人喽！‘小月亮’咬人喽！”

她这么当众一喊叫江梦月的雅号，弄得这位端庄淑女满面飞霞，不知所措。

在场人也骚动起哄起来，轻佻的嬉笑声起起落落。有几个充满野气的小子，向一个素若玉兰，一个颜似桃花的姑娘围观上来，出怪相，吹口哨，酸溜溜的面孔，邪乎乎的眼睛，挑逗的俏皮话，把“红狐狸”激得芳颜大怒，甩发挺胸，拉一下梦月说：

“都八十年代了，你还羞什么，怕什么？来，我们站出来让他们看吧！”

她见老同学迟迟疑疑，又转身面对那几个酸小子，嘴角上挂着几丝冷笑，吼道：

“看吧，看吧，青皮萝卜紫皮蒜，不认识姑奶奶仔细看！看饿了回家带干粮，看累了回家搬凳子。要是看不够呀，就回家扛行李，能看上三年五载，那才是名扬天下的看花‘英雄’哪！”

潘洁这番话真厉害，把这个很麻烦的场面震住了。没有一个“英雄”敢上前接火。

她瞧着那几个缩颈后退的酸小子，甩出一串“咯咯咯”的笑声。

梦月扬起细眉望着潘洁，真没想到，这位老同学能泼辣到如此地步。她抿嘴一笑，仍是慢声细语地说：

“你真行！我看呀，那个牛二虎也得怕你一辈子……”

“我行个什么呀？”潘洁心里涌上一种嫉妒，脸上出现不悦，“那象你这个天姿国色、柔情似水的小月亮，找了个长相那样帅，学习那样好，前途似锦的丁石……”

梦月的脸上泛起红潮，一只小手捂住潘洁那张小嘴，两个姑娘暗暗地嬉戏起来……

花园口村的庄稼汉牛二虎，是潘洁明媒订亲的未婚夫。

她们的同班同学丁石，是梦月刚刚开始“暗恋”对象。

两个姑娘闹了一会儿，梦月象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向潘洁说：

“你替我看会摊儿，我得回家去一下。”

潘洁先点点头，又“吃吃”笑着说：

“是去给亲爱的准备带什么东西的吧？”

梦月又朝她身上拧了一下，飘然而去。

百岁柳上空，几朵白云象悠然散步似的，游来游去。百岁柳下的气氛早已平静下来，潘洁坐在那儿看书，透过枝叶的缕缕光线，把她那娇俏的脸儿映照得更加妩媚动人。

随着“嘟嘟”几声吼叫，一辆象匹红马似的摩托车，嘎然停在百岁柳下。从车上跳下一个高条个儿，长相挺帅的青年。

潘洁仰起脸儿一看，只见他穿着红衬衣，白裤子，两道秀眉压着一双光亮亮的眼睛，鼻梁下留着小胡子，一派潇洒风流。她粗略看了两眼，又把视线移到书页上。

小胡子把目光落到潘洁身上，对一个陌生女子一开腔就说：

“喂，小姐，当心看书看邪了心，夜里睡不着觉哟！”

“该当心的是你！若把‘电驴’开翻了，摔断了胳膊腿，那可……”

小胡子也是聪明得很，没等姑娘把下边的话说出来，俏皮话脱口而出：

“真摔断了我的胳膊腿呀，有人真会心疼得哭鼻子哪！”

“是呀，你妈妈能不心疼得哭鼻子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啦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给咱拿一盒红塔山。”

潘洁站起身子，圆臀一扭一扭地去拿烟。

小胡子对这个又漂亮又聪明的姑娘，感兴趣极了。在他接烟递钱时，故意显示手指上的金圈圈儿。

潘洁扬起弯眉，眼儿瞟在他那象株毛白杨的身子上。也许是她

想着刚才的对话很有意思，嘴角一弯，浅浅地笑了。

姑娘这么一笑，勾住了他的魂儿。

他的脚板象是生了根，身子立在那儿，手里又一个金灿灿的东西一亮，“咔嚓”声点燃支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喷出一串袅袅升腾的烟雾。一双光闪闪的眼睛，直线盯视着娇媚盈盈的姑娘，仿佛就没个看够的时候。

潘洁的心突突地跳着，满面潮红地迎着这双眼睛，明知故问：

“你在看什么呀？”

“看你呗。”

“你看过的妹子还少吗？”

“可没看过你这样聪明漂亮的！”

“你真会说话！”

“不，是我心尖上的话。请问芳名？”

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“很想认识认识你。”

“暂一时一保一密！”

潘洁一歪头，神态诡秘地笑了。

小胡子又燃上一支香烟，连吸两口，一扬秀眉，眼睛里燃烧着热情，异常关切地说：

“姑娘，就凭你这副俊模样，真不该埋没在这儿耗费青春。”

说不清为什么，潘洁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态，很乐意和他谈下去。她向他忽闪着会说话的眼睛，悄然问道：

“那，你说我该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你呀，该到省城混混去！”

“人地两生，不好混哟。”

她随口答曰。

他想入非非。

小胡子叫弓百喜，也是黄河边上的人。他初中毕业后，就往返

省城当鱼贩子了。此人眼皮活，脑瓜子灵，几年后，在省城开了个鲜鱼店，当上了小老板。他今年不过二十八岁，却已是腰缠万贯了。过去，他一个心眼儿想捞钱发财，现在是一个心眼儿想找个最漂亮的姑娘，作为美夫人炫耀炫耀。他曾接触过几个妙龄女郎的身子，但都不尽意，便又甩钱把她们扔了。没想到，他今天来清河镇找钱长山的儿子“阔二少”，洽谈一笔黄河鲤鱼的生意，在这儿遇上了甚是满意的潘洁姑娘。于是，他满脸诚意地接着潘洁的话说：

“出门靠朋友嘛。实不相瞒，本人在省城混了多年，钱，咱有，朋友多着哪！我们也交个朋友，你不会反对吧！”

潘洁奔放洒脱，很有个性。她喜欢做的事，喜欢说的话，喜欢穿的衣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她都不在乎，总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。

她，体内充满了很活跃的细胞。燃烧着她那很不安分的灵魂，总在做“出格”的事情。她对眼前这位风流的小胡子，真有几分倾慕之心，但一听对方说要和她交个“朋友”，脑海中跃出了那个土里土气的牛二虎，她不敢“出格了，无奈地向对方摇摇头说：

“真对不起，咱们相逢已晚，我有男朋友了。”

“几个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说话，你讨厌我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噢，你眼睛里发出喜欢我的信号！”

“不，我们乡下的规矩，姑娘只能有一个男朋友。”

“多几个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神一经一病！”

“小一傻一瓜！”

他那挑逗情火的目光，在她那桃水般的脸儿上盘旋着：“多交几个才能有竞争嘛，看看谁能把你这个小天仙争到手！你想想看，这样的爱情多浪漫！”

她“吃吃”一笑，看着他那神气的小胡子，眸子一转一转，眼神一瞟一瞟，似有迷惑不解，又似有什么向往和期待。她象是很随便地说：

“你真有意思，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猜猜。”

“干部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工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她再看看他那小胡子、红衬衣、白裤子和金圈儿，眼睛一亮：

“啊！你是华侨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是个和小姐一样的，被人瞧不起的个一体一户！”

“不，我是替别人守会摊儿。”

潘洁望着他那副又高傲、又不满、又丧气的神态，眼里含蕴着关切、鼓励和称赞：

“嗨！个体户有什么不好？我在城里读书听到个顺口溜说，‘面朝马路背靠墙，工资超过××阳’。现在还不是谁的钱多，谁就享受、就荣耀！”

小胡子早被潘洁的俊脸儿迷住了，现在又得知她是个有文化的学生，特别是听了她这几句很理解自己的话，一下子喜疯了。他向她喷射着炽热的情火，连声喊着：“知音！知音！”狠不得伸出手勾住她的脖子，狂吻一番。

这时候，江梦月象一片白云飘然而来，听到喊“知音”的声音，又见二人非同一般之情态，心里惊惊疑疑。不过她仍是文静大方，柔声细语地向潘洁说：

“老同学辛苦了，谢谢你。”



潘洁毕竟是潘洁，见了梦月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窘态。但一见小胡子瞧梦月的那个样儿，却不是滋味起来，好象小胡子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。

当走南闯北的小胡子一看见梦月时，禁不住心里“妈呀！”一声暗叫，被这位模特儿身姿、明星儿容貌、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的女神，惊得魂飞九霄，若痴若呆一般愣在那儿。然而，江梦月连眼角也没有挂他一下，与潘洁说着什么，只给了他一个背影，把他凉得手足失措。

他那盈满惊愕的目光，直直地盯视着女神的纤腰秀背，许久，才如痴如醉地问道：

“小姐，你是从苏杭来的吧？”

江梦月心里一惊，但一动没动，象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。

潘洁却立刻冲着小胡子，反问道：“你问的什么呀？”

小胡子把问话重复了一遍。

潘洁迷惑不解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问人家哪？”

“因为只有苏州杭州那样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才能出落象小姐这样漂亮的姑娘！”

潘洁听明白了，心里不高兴，脸上却有点苦涩地笑了。

小胡子却莫名其妙地骂道：

“那些导演都死到哪里去啦，为什么不到这里来选明星？”

江梦月禁不住回眸一笑，红唇一动，甩出潘洁很爱说的三个字：

“神一经一病！”

小胡子被女神这一笑，震得神醉魂迷，根本没有听到江梦月说的什么，只是怔怔地、没完没了地重复着——

好花开在深山，

俊女出自民家。

婚姻上已有了归属的潘洁，仍想红杏出墙、喜鹊闹枝，她能寻